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七編 8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

《八州詩草》研究（下）

陳光瑩·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8 冊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
——《八州詩草》研究（下）

陳光瑩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八州詩草》研究（下）／陳光瑩 著

—初版—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4+15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編；第 8 冊）

ISBN 978-986-404-179-4（精裝）

1. 洪棄生 2. 旅遊文學 3. 文學評論

733.08

103027819

ISBN-978-986-404-179-4



9 789864 04179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404-179-4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八州詩草》研究（下）

作 者 陳光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0 冊（精裝）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
——《八州詩草》研究(下)

陳光瑩 著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以及重要文獻探討.....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觀點..... 4

第三節 研究的架構與貢獻..... 11

第一章 洪棄生生平事蹟與《八州詩草》的背景... 13

第一節 洪棄生生平事蹟..... 13

第二節 《八州詩草》的背景..... 58

第二章 情景交融：論旅遊詩歌的創作..... 83

第一節 化用典故，出以感性；議論敘事，佐以
機趣..... 89

第二節 事近景遙，即景設喻；景擬人物，轉化
多情..... 94

第三節 烘雲托月，移形換步；避實擊虛，實景
寫真..... 96

第四節 目擊道存，平中見奇；以古為新，化生
為熟..... 102

第三章 旨 趣	109
第一節 三大都市，租界林立	109
第二節 江河變遷，再三致意	114
第三節 險要不守，守備不修	124
第四節 遊古城，吟詠興亡	129
第五節 敬天愛人，偃武修文	154
第六節 園林苑囿，巧奪天工	161
第七節 行宮黍離，閒愁懷憂	166
第八節 交通變遷，城市興衰	173
第九節 佳朋佳景，樂不思歸	177
第十節 江海航行，齊諧楚騷	182
第十一節 道路艱難，歷險生愁	188
第十二節 登高望遠，登臨懷古	197
第十三節 回歸樂園，尋覓桃源	201
第十四節 和敬清寂，超軼味世	209

下 冊

第四章 特 色	219
第一節 體物寫志，詩地相肖	219
第二節 一長擅勝，微體皆具	228
第三節 浩落婉麗，樂府竹枝	231
第四節 賦筆駢句，鋪張雕繪	235
第五節 藉景抒情，寓意深刻	243
第六節 融典入景，活法作詩	246
第七節 景意緊兼，格思高遠	248
第八節 化靜爲動，切近賦物	249
第九節 景觀如畫，寫意逼真	251
第十節 深探遠眺，周覽生趣	256
第五章 修辭技巧	259
第一節 析字	259
第二節 設問	260
第三節 婉曲	261

第四節	錯綜	262
第五節	層遞	266
第六節	摹寫	267
第七節	借代	270
第八節	映襯	271
第九節	轉化	274
第十節	譬喻	275
第十一節	象徵	279
第十二節	雙關	281
第十三節	排比	283
第十四節	反語	284
第十五節	對偶	284
第十六節	誇飾	285
第十七節	類疊	287
第十八節	示現	288
第十九節	鑲嵌	289
第六章	詩歌審美論	291
第一節	神韻論	292
第二節	骨氣論	296
第三節	意味論	303
第七章	風格	309
第一節	詼詭冷肅	309
第二節	清新老成	312
第三節	蕭散沖淡	319
第八章	意境	325
第一節	理高妙	326
第二節	意高妙	330
第三節	想高妙	333
第四節	自然高妙	337
餘論	變風變雅以諷諭，變格破體以求新	341
第一節	變風變雅以諷諭	342
第二節	變格破體以求新	345
參考文獻		351

第四章 特色

細論特色：一從旅遊詩歌的感性和知性，論「體物寫志，詩地相肖。」從景色的異同處論「一長擅勝，微體皆具。」從會通體製，論「浩落婉麗，樂府竹枝。」「賦筆駢句，鋪張雕繪」。從風格相對近於唐詩和宋詩，以及文章筆法分別討論「藉景抒情，寓意深刻。」和「融典入景，活法作詩」。「景意緊兼，格思高遠。」「化靜為動，切近賦物。」從詩歌和繪畫的意象理論，討論「景觀如畫，寫意逼真。」「深探遠眺，周覽生趣。」

第一節 體物寫志，詩地相肖

體物寫志，使詩地相肖，往往由印證文獻、細心觀察入手，使詩作與風土相肖。王士禛云：

范仲聞（文光）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註1〕

古人尋勝訪跡，識見過人，作品已成經典。從選取各地名勝古蹟，以其代表當地的特色，即前文所謂選取「碑銘式」的觀點來寫作，又可細分自然和人文景物的不同。古人又選取大範圍的景物，合詠為「八景詩」、「十景詩」，表現豐富多元的人文意涵。

學者劉麗卿研究臺灣隸屬清廷至清末割台予日本，百年間臺灣八景與八

〔註1〕王士禛著，《池北偶談·談藝》（台北市，漢京文化出版社，1984），頁385。

景詩。詩共五百三十二首，作者籍貫可考者有四十一位大陸遊宦人士與六十五位本土人士。府、縣、廳級的八景多由官方選定，且隨行政區域調整而調整。〔註2〕誠如尹章義的研究，清代科舉社群因科考生童戶籍的規定，加速科舉社群成員的「土著化」。以儒家經籍為考試範圍，加速邊陲地區的「儒漢化」和「中土化」。〔註3〕「八景詩」即因作者屬於科舉社群，登臨懷古、摹寫山水，不免將「眼前景」以經籍典故與中國大陸山水比附形容，使地處邊陲、海隅一角的臺灣景致「儒漢化」和「中土化」，又因臺灣開發較晚，勝景天然而謳歌如「蓬瀛」。例如乾隆時遊宦人朱仕价〈雞籠積雪〉詩云：「誰知海島三秋雪，絕勝峨眉六月寒。」本島詩人卓肇昌〈晴巒觀海〉云：「縹渺無盡處，從此達蓬瀛。」道光年間，本島詩人黃驥雲〈珠潭浮嶼〉云：「奇生溫嶠燃犀想，趣悟濂溪太極圖。」〔註4〕等。茲以自然和人文景物的不同論述：

一、自然勝景，奇奧平曠

自然山水勝景變態萬千，然就視覺之遮蔽和開展，可分為奇奧和平曠兩種自然美，柳宗元〈永州龍興寺東丘記〉說：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幽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人為踵事增華，更突顯奇奧和平曠的自然山水美景，如洪氏古文〈遊珠潭記〉：

……循草嶺入集集之街，則眾山攢亘之中，忽拓坡坳平之坦地，縱橫廣袤，殆十餘里。人煙稠密，園林葱蒨，田疇畦隴，萬綠黏天。南濁溪，北清溪，夾流遠近，朝看山色，夜聽泉聲，居民多農賈百工，蚩蚩不知其勝也。……潭南諸大山，聳矗如華嶽蓮峰，近在咫尺，亦隔一水，不得登。翌日，望山迴駕而歸。屈指百里山程，探奇扶奧，百未逮一；然則勝景知失諸當前，固往往如是也哉。

由山勢奇奧忽見平曠人家，筆法似陶淵明〈桃花源記〉。視線由近看而仰望遠觀，景色近在眼睫耳際，得力於感官經驗的摹寫。未歎勝境失諸眼前，探奇

〔註2〕劉麗卿著，《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135。

〔註3〕尹章義著，《臺灣開發史研究》（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89），頁579。

〔註4〕詩引自同前註，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91、115、273。

挾奧，百未逮一。對照都富山城的「崑崙不知其勝」，餘憾生情，餘韻綿邈。前者屬碑銘式的觀照，後者屬游觀式的觀照。前者如清代的「八景」和「八景詩」。例如康熙年間，「玉山雲淨」、「水沙浮嶼」已選列為「諸羅縣六景」。

〔註5〕乾隆七年（1742年）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改增列入「諸羅縣八景」。劉良璧書又選定「彰化縣八景」，而「珠潭（日月潭）浮嶼」亦入選八景之列，「浮嶼」又名「珠仔山」，即今之「拉魯島」。

「讀書萬卷不如行萬里路。」只有親履印證，方知古人詩文所詠山水之妙處。洪遊日月潭詩，寫景朗如列眉，例如〈將遊珠潭路上即事二首〉云：

一逕上危巒，行行五十里。遙望觸口山，近見濁溪溪。濁溪如瞿塘，洪流不見底。觸口如龍門，兩山相對峙。一過濁水村（村名），草嶺（山名）連天起。迴視所來山，復在深壑裏。山上復有山，水中復有水。濁溪合清溪，渭源涉涇委。暮入集集街（地名），輕車如風駛。四山鎖千家，中峰結虛市。夜來雨聲多，溪聲喧人耳。曙色入高樓，雲白天光紫。我心急看山，冒雨行不止（其一）。此去山路艱，有似盤雲棧。峭壁摩深溪，摩崖行一線。碧山號青城（山名），懸泉落白澗。飛瀑奔長空，雪花成匹練。不到石門峯，宛觀匡廬面。再見濁水溪，穿山去如箭。陰晴無定間，山容千萬變。百險遇一夷，神舒目猶眩。覆崖似破鐘，雲根繫天半。我行雲窟中，梁懸山忽斷。輿夫行傴僂，林麓紛迷漫。路入水裏坑（地名），漸覺嵐光散。過溪轟危峰，峩峩凌霄漢（其二）。〔註6〕

〈將遊珠潭路上即事二首〉寫行程即事，目擊成詩。「四山鎖千家，中峰結虛市。」「四山」句用一「鎖」字，寫景化靜為動。其二云：「神舒目猶眩……路入水裏坑（地名），漸覺嵐光散。過溪轟危峰，峩峩凌霄漢。」〈將遊珠潭路上即事二首〉結尾「路入」以下則危峰轟立峩峩。山勢凌空霸佔視線，一明一暗，呼應「神舒目猶眩」一句，筆勢一開一闔。詩以敘事見長，眼前景與中原輿地相比附，統合經驗，別書新意。第一首出現十三次地名，第二首出現六次，卻不覺文氣壅塞，得力一路敘事一路寫景，極有層次，更突顯特色。「碧山號青城（山名），懸泉落白澗。飛瀑奔長空，雪花成匹練。」四句

〔註5〕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1〈封域志·形勝〉，頁17。

〔註6〕《寄鶴齋詩集》，頁287。

用對偶句式鋪排。「四山鎖千家」等句，「輿夫行傴僂」等都以風土景貌入詩。第一首末句「我心急看山，冒雨行不止。」呼應「行路」向前，接著下一首，文氣貫串。「陰晴無定間」等句刻劃精詣，似杜甫〈龍門閣〉一詩。洪氏以「避實擊虛」筆法，選取前人詠嘆的名勝，加以變化。如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廷批准劉銘傳奏議，在臺灣中部增設苗栗、臺灣、雲林三縣，由臺灣府管轄。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中「雲林縣八景」有「象渚垂虹」（今竹山鎮與集集鎮分界處之濁水溪畔象鼻山，與獅仔山對峙，或稱牛相觸，地當濁水、清水兩溪匯流之處，有清濁合流之稱）與「龍門湧月」（今竹山鎮清水溪與濁水溪匯流處）、「珠潭映日」（今日月潭）、「玉山流霞」（今玉山）等景。^{〔註7〕}棄生駢文〈遊珠潭記〉寫「象渚垂虹」附近云：

遠近之峰，若迎若送；高低之磴，若卻若前。望濁溪之高瀉，洶若洪河；指清渭之交流，明如秦渭。

以陝西涇、渭二河比擬，又四六句型的組合，有婉轉相騰之妙，便於宣讀句式，化輿地知識為感性的節奏。

就古文言，學者柯慶明分析柳宗元〈遊黃溪記〉等文，稱許柳氏寫法異於駢文整體而富有情韻的遠景描繪，而是將注意「移到遊歷經驗過程，人與風景的交涉過程與經歷才是這一新的山水究與描寫的重點。主體的介入與優位，才是這種心的經驗表現的美感特質。」^{〔註8〕}他舉例柳氏此文對行程的詳細記錄，直書所見，並考慮遊人休憩飲食等問題，不用駢語敘述，卻用人事為比喻等特色。以此論棄生古文〈遊珠潭記〉：

當余之未至於潭也，自二八水下火輪車、乘輕車，一路沿濁水溪而望獅頭山，則峻嶺峨峨，渾流浩浩；山在水上，水在山下也。車聲雷激，不轉瞬而陟夫草嶺。迴視嶺西，坑口、觸口諸山如在無底之壑；而濁溪惡浪割自峰頭，則又水在山上，山在水下矣。

同樣描寫「象渚垂虹」，駢文所寫屬「靜態」的遠景，所寫「高瀉」二字，古文以層遞筆法從「水在山上，山在水下」到「水在山上，山在水下」，切近賦物，細寫行程，感性從視覺、聽覺描繪，以「車聲雷激」映襯「集集八景」

〔註7〕倪贊元著，《雲林縣采訪冊》（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頁140～141。劉麗卿著，《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9月），頁55，註102。

〔註8〕柯慶明著，《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0），頁372〈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

中的「濁水吼聲」等，〔註9〕更爲生動。

此外，劉良壁書又選定「九九峰」爲「彰化縣八景」之一，景勝名「燄峰朝霞」，俗名火焰山，「匝筍瑤簪，排空無際，有萬芴朝天之象。」道光年間，第二次選定的「彰化縣八景」，「燄峰朝霞」易爲「碧山曙色」，以乾隆間所建的碧山巖寺廟，「每當天微明時，晨色初分，萬山在目，九十九尖如玉筍凌空，蒼茫入畫，極眼界之奇觀。」〔註10〕碧山巖遠望九十九峰晨光，爲勝景奇觀。

棄生早期吟詠臺地風景，曾以康熙年間選定之臺灣府八景爲題。〔註11〕這組「八景詩」的命題、意象及句式多有模仿前人者。如〈東溟曉日〉云：「微光天地白，曙色海山青。」〔註12〕頗似王維〈送邢桂州〉「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之意象。又作〈郡試澄臺觀海〉〔註13〕乃五言排律，形式似試帖詩，當是應試之餘戲仿之作。〔註14〕從傳統「八景詩」爲地點，書寫附近易變但很自由的空間，如〈詠碧山四首〉其三、其四：

古巖青不盡，一逕入松蘿。隔水秋雲淡，前山曙色多。聽泉詩客坐，踏石野人過。搖指重峰裏，煙鬟綰翠螺。

駐杖枯巖上，疏林木葉翻。亂山雲到寺，曲水月涵村。人語清溪渡，泉聲靜夜喧。朝來閒眺望，曙色滿平原。〔註15〕

其三寫「碧山曙色」，雲色山光相映，寓寫景於敘事，以美女梳頭靈動生興。首二句對照其餘各句，所謂「前景與背景」。其四首二句寫「豎直與水平」景觀。頷聯用三字二字的句式變化，奇奧景致與末二句平曠景相形，而頸聯一靜一喧，映襯生動。

二、山水人文，映照成趣

自然山水和人文景物映照成趣，尤見於棄生八州之遊。其詩以此展現感性知性，筆力矯健。從紀遊詩文的感性和知性言，輿地之學屬於知性，當化

〔註9〕張永楨著，《集集鎮志》（集集鎮：集集鎮志編纂委員會，1998年），頁931。

〔註10〕李延壁、周璽著，《彰化縣誌》（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卷1，頁12，〈封城·山川〉。卷5，頁159，〈祀典志〉。

〔註11〕劉麗卿著，《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16。

〔註12〕《寄鶴齋詩集》，頁81。

〔註13〕《寄鶴齋詩集》，頁75。

〔註14〕陳光瑩著，《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頁236~237。

〔註15〕《寄鶴齋詩集》，頁84。

入感性寫景和敘事中，棄生論此筆法云：「輿地之學，不獨經濟家宜明習。」認為詩人若明於輿地之學，寫景朗如列眉，使情境「逼真」，詩更動人。如〈西湖廣化寺留題二首〉：

長占孤山煙水窩，山門搖漾裏湖波。
鐘聲送入棲霞近，雲氣來從葛嶺多。
六一泉邊新石壁〔註16〕，三千世外舊金鍋。
我來愛此禪樓靜，坐看西泠夜月過〔註17〕。（其一）
山色波光佛面收，髯蘇去後我來遊。
一方泉水兼湖水，兩畔俞樓又酒樓。
西域雲停高座地，東園花落故宮秋〔註18〕。
空門不識興亡恨，長共靈巖古寺幽。（其二）

棄生遊西湖廣化寺，言此寺宏廣：

香火不盛，樓間落轉清幽，寺中六一泉，古蹟也。蘇公賞其泉，特以歐公為號，致景仰深懷。泉自地發，長丈有六尺，闊一丈強，淵渟清冷，繚以長石，高宗南巡不見，詩詠六一泉詩三首，今嵌泉上石壁，泉與寺亦孤山之勝。右為俞樓，左為酒樓，俞曲園與彭剛直為姻，往來孤山，酒樓今名樓外樓，俞樓本寺地，酒樓為寺產。

俞樓是清末學者俞樾（字蔭甫，號曲園，1821～1906年）的別墅。棄生詩第一首近於王國維所謂「以我觀物」。「以我觀物」是用我的想法來定義。棄生詩第二首近於「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誠如學者廖炳惠所說，則自我溶入渾一的宇宙現象裏，化作眼前無盡演化生成的事物整體的推動裏，去「想」，就是去應和萬物素樸的自由興現。〔註19〕

民國十一年（1922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也有一趟中國旅遊。芥川龍之介遊西湖時，也一遊俞樓，見彭玉麟（彭剛直）為俞樾畫的梅花圖。牆上又掛滿朱熹（1130～1200年）、何紹基（1821～1850年）。等人的各式拓本。一如洪棄生行程，芥川乘船過跨虹橋，賞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芥川云：

〔註16〕作者註：「寺有東坡所名六一泉重立御詩石。」

〔註17〕編者按：「夜月過」，省文獻會全集本脫「夜」字，今據原稿甲本補。

〔註18〕作者註：「寺左右俞氏樓及樓外樓酒館。公園，即故行宮。」

〔註19〕廖炳惠著，《解構批評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10月），頁186。

「有玉帶橋，迤南一短隄，西至花港，有定香、通濟二橋，爲『花港觀魚』一景。」玉帶橋青青，長滿青苔。〔註 20〕靈隱寺前有飛來峰，據說乃天竺的靈鷲山飛來此地。寺有五百羅漢塑象。寺附近有一石橋，芥川形容「橋下流水，如鳴珮環。兩岸皆幽竹，翠色帶雨，幾近媚人，此乃王石谷之畫境乎？」〔註 21〕棄生〈遊靈隱山寺觀飛來峰探峰洞步各亭澗入寺後登北高峰次韜光菴觀江海及湖二十韻〉云：

環湖皆好山，最是靈隱秀。後轟北高峰，前結飛來竇。繞寺山水幽，巖嶽山門右。山泉落琤琮，樹根蟠透漏。聞道雲雨興，常有雷霆鬥。澗聲搖天風，瀑流出石溜。洞中一線天，天半百層岫。咫尺分乾坤，曲折現昏晝。行到冷泉亭，遍看雲峰皺。入寺挹慧光，金身十丈彀。五百護尊者，重重如列宿。禪房雲氣多，經樓山嵐湊。爰登寺後山，高峰凌霄宙。古樹若飛龍，眾石皆臥獸。徘徊四山低，南峰可俯就。復到觀海亭，江海入袍袖。此行遍江南，湖山盡停留。此境良未逢，高奇兼秀透。山連上天竺，嶺真古靈鷲。澹蕩寺門前，湖光浮綺繡

〔註 22〕。

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棄生云：

潭中築墩立亭榭，間斷處以橋聯屬之，亭分數處，橋三十六折，分隔湖水爲三，故曰三潭，是時夕陽初下，明月已升，三潭如千頃琉璃，各亭館彫鏤玲瓏，彷彿水晶宮。」宋之問（延清）在靈隱寺作對江觀海詩，「鷲嶺鬱嵒峽，龍宮鎖寂寥。」屢吟不就，一老僧續之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老僧即駱賓王，事見《唐詩紀事》。

考證宋、駱二人生平，此事純屬虛構，並非事實。原詩有「捫蘿登塔遠，剝木引泉遙。」棄生譽爲此地「佳實景語」。韜光庵因有此觀海故事，乾隆六年御題「雲澄日觀」額。棄生詩云：「復到觀海亭，江海入袍袖。」指此。「此境良未逢，高奇兼秀透。」指飛來峰等太湖石。

「山泉落琤琮，樹根蟠透漏。」指「靈隱冷泉」。楊萬里（1127～1206年）〈題文發叔所藏潘子真水墨江湖八境小軸〉的八景即「洞庭波漲」、「武昌春

〔註 20〕《八州遊記》，頁 289～298。芥川龍之介著，《中國遊記》，頁 81～106。

〔註 21〕芥川龍之介著，陳生保、張青平譯，《中國遊記》，頁 31～61。

〔註 22〕作者註：「十月十三夜。」

色」、「廬山霽色」、「海門殘照」、「太湖秋晚」、「浙江觀潮」、「西湖夏日」、「靈隱冷泉」。

此外，宋代曹勛（1098？～1174年）〈題俞槿畫八景〉即「浙江觀潮」、「鑑湖垂釣」、「吳松秋遠」、「廬山霽色」、「海門夕照」、「赤壁扁舟」、「鄂渚晴光」、「瀟湘雨過」。「浙江觀潮」指錢塘江入海處，有龕、赭二山，南北對峙如門，名海門山，在杭州錢塘江入海處。水被夾束，每逢潮汛，如萬馬奔騰，蔚為奇觀。《西溪叢語》卷上：「（浙江）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洪〈將遊浙東至錢塘江待渡望見蕭山及龕山赭山〉云：

南出鳳山門，東至錢塘渡。錢塘江水闊，淼如黃浦路。黃浦江水深，綠過錢塘樹。一水分三江，亦如吳淞注。火舟帶篷舟，循還江上遇。浙江浩浩波，海上濛濛霧。欲望龕赭山，江流去如驚。聞說兩山間，滄海已非故。潮頭向海寧，山移岸上住。瀕海山有無，隔岸山無數。蕭山眾峰青，臨江似爭度〔註23〕。

此詩寫景有近於白居易者，白七言律詩〈江樓夕望招客〉云：「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於長慶三年（823年）夏杭州刺史任上作。詩寫夏夜望海樓上遠眺杭州此一江城夜色。蘇軾曾盛讚白居易「晚年詩極高妙」，並舉「風吹古木」一聯為例說：「此少時不到也。」（趙與時《侯鯖錄》卷七）《唐宋詩醇》卷二五評此詩，也說：「高瞻遠矚，坐馳可以役萬景。他人有此眼力，無此筆力。」景觀從闊處、高處寫起。棄生則寫闊處、深處，未用擬人筆法寫景。

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六十五歲的畫家吳鎮描繪其浙江嘉興的「嘉禾八景圖」，即「空翠風煙」、「龍潭暮雲」、「鴛湖春曉」、「春波煙雨」、「月波秋霽」、「杉關奔湍」、「胥山松濤」、「武水幽瀾」。吳鎮自題「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衣若芬認為「瀟湘八景」，即北宋文人宋迪所創造，八景即「山市晴嵐」、「煙寺晚鐘」、「漁村夕照」、「遠浦帆歸」、「瀟湘夜雨」、「平沙雁落」、「洞庭秋月」、「江天暮雪」。此中惟「洞庭秋月」和「瀟湘夜雨」指出特定的定名，其餘六景皆為常見的世事與自然風光，因而便於挪用於各地，各地均能夠依循『瀟湘八景』，以四字一組的模式，將其可覽可采之景組合為

〔註23〕作者註：「十月既望午下。」

當地的『八景』或『十景』，『嘉禾八景』也不例外。」〔註24〕因此，棄生遊此，〈自杭回車遊嘉興郡城〉云：

一城臨槁李，南有鴛鴦湖。下車入城市，不能比姑蘇。雖有煙水閣〔註25〕，不可望杭都。家家有水閣，臨水差可娛。逢人問倅廡，花月亭已蕪〔註26〕。宣公有宅址，東坡有堂隅。再訪劉伶墓，先見長史朱。聞道秀州酒，月波樓已孤。且嗜嘉興菜〔註27〕，有蝦無蓴鱸。我欲泛湖去，繞城惟半途〔註28〕。

詩敘槁李名勝古蹟。吳王闔閭五年，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敗越，破槁李，地在嘉興南，此吳始用師於越。此《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事。吳王夫差二十年，越王勾踐與吳戰於槁李，吳師大敗，自此一蹶不振。〔註29〕棄生遊嘉興煙雨樓，見許亭中四壁函南湖八景畫、八景詩及秦瀛（字凌滄，號小峴，江蘇無錫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1743～1821年）的煙雨樓詩。〔註30〕棄生詩寫嗜嘉興菜，幽默說：「有蝦無蓴鱸」，懷想張翰風流。

「鑑湖垂釣」的鑑湖又名鏡湖、長湖、慶湖，在今浙江紹興會稽山麓。得名於王羲之「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由清江入鏡湖行山陰會稽道〉云：

一路山水佳，重重復〔註31〕疊疊。舟行鏡湖中，左右難應接。鏡湖明若鏡，山山舒笑靨。誰謂冬山睡，對鏡何妥貼。鏡屏既玲瓏，山屏益龍葱。朝霞及暮靄，變幻入晴空。一轉開一面，百疊丹青現〔註32〕。一水激玉匱，千峰展畫扇。有時似新妝，來俯鑑湖傍。日行山陰道，日為看山忙。更望會稽山，搖曳若耶水。越山何其多，半入長湖裏〔註33〕。

山陰道上風景如東晉顧愷之所謂雲蒸霞蔚，應接不暇。詩用類疊、擬人筆法，山水相映宛如婦女臨鏡照鑑，玲瓏新妝；又似百疊丹青，日為看山忙。

〔註24〕 衣若芬著，〈「江山如畫」與「畫裡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

〔註25〕 編者按：「閣」，省文獻會全集本誤作「閣」，今據原稿甲本改正。

〔註26〕 編者按：「蕪」，省文獻會全集本誤作「矣」，今據原稿甲本改正。

〔註27〕 作者註：「肴菜標多名『杭嘉湖』。」

〔註28〕 作者註：「二十夜。」

〔註29〕 趙曄撰，《吳越春秋》，頁45、83。

〔註30〕 《八州遊記》，頁314。

〔註31〕 編者按：「復」，省文獻會全集本誤作「正」，今據原稿甲本改正。

〔註32〕 編者按：「現」，省文獻會全集本誤作「見」，今據原稿甲本改正。

〔註33〕 作者註：「十七夜。」

第二節 一長擅勝，微體皆具

明末徐宏祖（字振之，號霞客，明代南直隸江陰（今江蘇省江陰人，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曾經遊福建省九漈，由田家鄉啓程，時在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端午節後一日，正是楓亭荔枝新熟之時。他的遊記說：

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岩，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潞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林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下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岩通隙而入，曲遠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滄，或翼飛壘注，即匡廬三壘、雁宕龍之秋，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註34〕

風景有一長擅勝者，未若九漈微體皆具。棄生於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年）陰曆七月，至福州應試，初由晉江，行四百里，五十餘程，首尾五日，入福州。民國十二年（1923年）重遊福州，〈閩中雜詠五首〉其中四首云：

當年獻賦入閩中，一路朝霞映海紅。
葉葉舟浮興化渡，迢迢橋過洛陽風。
瀨溪山水明如繡，夾漈雲煙淡不空。
底事長安花落盡，至今羅隱在江東。（其一）

遠峰如黛水爲妝，護專承平驛路長。
蒜嶺鳥啼松樹綠，楓亭馬馱荔支香。
半樓明月梅妃里，一拂清風鄭俠鄉。
今日青山無恙在，不堪蕭瑟送殘陽。（其二）

客裏歌中聽鷓鴣，客程煙景不模糊。
山看紫帽兼黃檗，峽渡烏江到白湖。
兩岸芳柑千手佛，一溪帝橘萬頭奴。
果然閩地家家玉，又見湯泉輞水圖。（其三）

八閩名勝不勝誇，堠路楓林似晚霞。
文甫山開文甫菊，武夷峰種武夷茶。

〔註34〕徐弘祖著，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市：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頁43～48。